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二十回 金牛關康和換將 五狼鎮木蘭裝神

卻說尉遲元帥進了界牌，對軍師歎道：「我自隨主上起兵以來，搶關劫寨，勢如破竹，未有如界牌如是之難。」正歎念間，焦文差人解頡和獻捷。不一時，寶林差人解康利至，書中言取金牛關之意。尉遲恭頓足道：「畜生無知自恃，必為番虜矣。」過了二日，程鐵牛差人下書，言寶林被捉，聞木箕有取宛邱之意，求元帥發兵救援。李靖道：「元帥可如此如此，庶令番國君臣相忌。」尉遲恭修書一封，先將康利放了，差人送往金牛關。康和阿觀書云：元帥執迷不悟，徒損兵折將，何益於國。今送公子回國，元帥若賜寶林不死，令其自回，不才亦送頡和等回營。

康和阿看罷，也差人送寶林回營。尉遲恭卻將頡和、額保、保齡囚在營中，對差人云：「你回去上覆康元帥，說三位將軍降了我國，元帥不必望他了。」番使祇得回營稟知元帥。康和阿笑道：「焉有破關失城，而不折將乎？三將既不回，留蠹子何用？」命將康利斬首。木箕道：「事由人謀，數由天定。此番失利，不在康利一人，祈元帥赦之。」康和阿道：「康利回，寶林去，猶縱虎而收羊；而三將又不回，自捨餌而失魚也。南方人狡甚，吾必欲破之。」遂放了康利。過了二日，忽哨馬飛報：「唐兵離關不遠紮營！」康和阿令木箕守關，不表。自此番兵年餘不出。

再說五狼鎮守將朱木蘭，一日出鎮巡查，見番民於清明佳節祭掃墳墓。自己想起老父、老母，潸然淚下。回至帳中，心下想道：「番國多賢，不能就滅，干戈何日可息？父母何日可見？」失聲大哭起來。朱明勸慰了一回，木蘭坐而不臥。忽聽鴻雁啞啞而鳴，木蘭吟詩一首。詩曰：

鴻雁寄語塞北鄉，遐飛萬里成行列。
三冬食稻春北翔，風泊楊柳故根別。
征夫十萬來翔方，寒霜秋雨花開謝。
笳聲冉冉心慘傷，被甲枕戈星光潔。
狐死邱首義難忘，龍藏淵底獸藏穴。
願隨主將返帝鄉，父兮母兮長闊絕。

木蘭歌罷，拊心自憶道：「突厥雖明，今窮兵已久，不能無欲速之心。欲速則明者，有時而昏。番將雖智，今失利已久，不能無妒賢之人。妒賢則智者有時而黜。欲破番邦，非反問不可。」遂心生一計，欲外除木箕之勇，內滅康和阿之智，祇是無用計之人。一日，鎮上黃成老人進帳，木蘭迎入坐定，木蘭道：「連日軍務羈身，未能候教。今日老丈玉臨，必有佳言惠我！」黃成道：「老民特來與將軍賀喜！」木蘭道：「末將寄身萬里，何喜可賀？」黃成道：「鎮西花子麻令妹，名花阿珍，性好幽靜，以念佛看經為樂。情願出家修道，不肯嫁人。屢被兄長譴責，花阿珍百般不從。兄長憐其年輕，今春又逼他出嫁，阿珍不從，被兄長痛打數十次，死而復蘇。花子麻即欲破其齋戒，阿珍不得已，乃哭道：『阿兄必欲我出嫁，除非是朱將軍不可。』花子麻無法，祇得託老民，來與將軍作伐。老民亦思將軍與阿珍之年貌相當，故大膽前來賀喜！」木蘭道：「臨敵招親，有干軍令。末將家中，已有妻子，此事斷不敢從命！」黃成道：「將軍乃朝中貴人，家中就有妻子，此事祇要將軍首肯，老民情願向元帥營中，陳情討令。」木蘭道：「軍法，乃天下之公法也，元帥必不私與一人，老丈休往。」黃成辭出，與花子麻商議，竟投元帥大營，備呈其事。李靖知木蘭是女扮男妝，又恐黃成是奸細，就袖占一課，得大吉之兆，發下軍令，令花子麻送妹與木蘭成親。

黃成得了軍令，奔回五狼，與木蘭賀喜。木蘭見花子麻入營，責之曰：「汝妹既奉佛教，矢志修行，亦是美事。爾等何必令其出嫁，亂其貞心？本藩捐金五百兩，爾可收去，養他終身。再若逼他出嫁，定當重罰！」花子麻謝恩，領銀而出，回至家中，十分歡喜。對妹子阿珍稱道朱將軍之德，將銀子取出。花阿珍道：「奴未出嫁，即先收朱氏養廉，我是朱家人也。願入營隨侍朱將軍為妾，為婢，聽其所命。況奴嫁字出口，意不再留。阿兄如違奴命，奴願先死阿兄之前，以明奴心。」花子麻無法，祇得又請黃成入營。黃成入營，見木蘭有不悅之意，硬著面皮說道：「老民進營，端的來與將軍賀喜。」木蘭道：「老丈又賀何喜？」黃成即將阿珍一片言語說上，木蘭道：「阿珍必欲隨我，我有一言要他依從，方可入營。」黃成道：「阿珍之心一於將軍，即有言語，料無不從。」木蘭道：「他要入營，仍然持齋念佛，須待干戈平息，同我回家，見了公婆之面，然後成婚。」黃成退出，向阿珍說道木蘭之言，花阿珍大喜道：「此乃我之本心也。」黃成又進營來說道：「今日方能賀喜。」木蘭再不能推辭，聽花子麻擇日送親入營。木蘭無事時，與花阿珍講解經義，相得甚歡。

自此南屏山頂，夜夜有火光出現。日間人往視之，又不見有形跡。如此二月有餘。一日，山民於山頂土中得一石碣，上有硃書篆文。其詞曰：

木箕來，木蘭死。康和阿，為番主。

鎮上番民齊往觀之，沉石碣於水中，不令木蘭得知。木蘭聞其事，召花子麻問之，花子麻隱而不言。是夜，木蘭同子麻飲酒，子麻見妹子與木蘭十分相敬，微微歎息。因說道：「將軍日後出征，遇木箕千萬記之。」木蘭再問石碣之文，花子麻方以入告。木蘭見子麻有愛重之意，使附耳輕言如此如此，許以千金為謝，子麻應允，即從偏路來至番都，即到處傳說南屏山天降符瑞，並十二字篆文，互相傳說。又於各路佈散謠言道：「唐公保康和阿為番主，康和阿許為內應。」如此二日，連夜逃回五狼。

卻說番主突厥因失了界牌關，並宛邱、紅羅二城，又失了兄弟頡和，並數員上將，日夜憂慮。一日，近臣將南屏山之事奏聞，突厥猜疑不定。次日升帳，文武畢集，突厥曰：「康元帥與唐兵相拒，今已七年，而唐兵不退，我國難安。孤欲另調一將，往代康和阿，卿等何人可往？」左庶長蘇慶桂奏曰：「勝負兵家之常，以臣愚見，元帥雖按兵不動，其得有五。」突厥曰：「卿試言之。」蘇慶桂曰：「唐兵利在速戰，元帥以逸待勞，俟彼軍心怠慢，而後攻其不備，一得也。唐王向日，八年之間掃清天下。今尉遲恭來此七載，費盡無限錢糧，他日君臣交責，二得也。倘天雨綿連不已，軍需不敷，或久旱無收，唐兵必然引退。那時乘勢攻之，若破竹然，三得也。再過數年，唐營將老兵衰，戰則易克，四得也。兵久不回，誰無父母？誰無兄弟？誰無妻子？久暴沙場，難乎為情，心生怨慕，軍心易慢。主帥必濟之以威，我主再以恩義收之，五得也。」突厥聽了蘇慶桂一片言語，默默回宮。脫桑、帖罕二臣入宮奏曰：「主上奈何聽了蘇慶桂一片遊辭，就罷了主意？」突厥曰：「蘇相條陳得失，諸卿之才又皆不及康和阿，南屏符瑞之事，又不知是真是假。」二臣奏曰：「康利乃慶桂之婿，故蘇相力為保全。主公何不暗暗差人，往南屏山細探虛實。」突厥喜曰：「即差人扮作鄉民，往南屏山探聽。」使者往返旬日，回報曰：「先是南屏山有火光冲天，如此二月有餘，日間視之，並無形跡。土民恐山上有寶，掘土尋之，得石碣赤書篆文十二字，所說皆同。又於各路打聽得尉遲恭欲保康元帥為番主，康元帥許為內應。」突厥聽了，大驚道：「怪道唐人捉去四將，祇放康利一人回營。康和阿果如此，吾國危矣！」雅丹娘娘亦奏曰：「妾妃每見康和阿靜默寡言，龍行虎步，有人君氣度，主公不可不防之。」突厥即命國舅雅福，持手詔，往召康和阿回國。

蘇慶桂聞之，入宮伏地奏曰：「南人狡甚，捏造謠言，主公誤聽，吾國危矣。臣不惜一死，求主公將國舅追回，休使代元帥之任。」突厥曰：「康和阿七年無功，又削了幾處城池，其才亦可見矣。國舅之才，不亞康和阿！」蘇相又泣奏曰：「不用賢則亡，削何可得與。雅福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，何堪重任哉！」突厥大怒道：「屢次遊說！」即令將慶桂下獄。退至後宮，雅丹娘娘迎奏曰：「蘇慶桂歷相多年，有欺君之事否？」突厥曰：「無也。」娘娘曰：「慶桂作卑官時，有虐民之案否？」突厥曰：「無也。」娘娘又曰：「慶桂家中有厚積否？」突厥曰：「無也。」娘娘曰：「然則慶桂，社稷臣也，何以下獄？」突厥曰：「抗朕之命，阻國舅之功，故而下獄。」娘娘又曰：「國舅之才，不及康和阿遠矣。妾所以勸主公罷和阿之職，亦以符瑞、謠言之故耳。妾

妃已命國舅往金牛關，遣木箕往征木蘭。若木蘭果死木箕之手，則符瑞、謠言皆真矣。若木蘭不死，則符瑞、謠言皆唐人捏造之詞。蘇慶桂不但無罪，而且有功，康和阿仍當用之。主公今日以一時之怒，輕折二位股肱，國之不祥，莫大於斯。」突厥大驚道：「微娘娘之言，孤才不及此。」即命內侍敕書赦慶桂出獄，賜以千金，仍居相位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